

金

史

二
一

列傳第三十

金史八十二

修

府儀司上柱國魯國軍前書丞相藤國史領經筵事鄭毅臣脫脫奉

郭藥師

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刺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蓋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刺溫

蕭仲恭

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矧思阿補

廣陽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爲其渠帥幹曾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二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免宋人猶厚賞之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

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
遂取燕山太宗以藥師爲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
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
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
宋人之情中其背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之
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海陵即位詔賜諸姓者皆
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

郭安國藥師子也累遷奉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
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鉞同知安武軍節度
事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

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
處句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
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諭之曰朕非以宮闕壯麗也
自即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姦細燒
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寬貸之押宿人兵法
當處死疑此輩容隱姦細故皆斬也安國性輕躁本無方
略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
書軍興領武捷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爲前鋒海陵授
諸將方略安國前奏曰趙構聞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
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

是也得構即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即位海陵謀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弒衆惡安國所爲與李通輩皆殺之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其不侔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在遼世爲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遙里相溫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爲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從攻太原隆德

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贈特進
郜國公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窟謀克因家焉從闡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車四百兩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群盜平之毀其營柵兗州群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臯鎮胡里改領甲士

三十爲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錡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蒲魯渾徇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也襄陽府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營壁壘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

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陽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順軍節度使十年移鎮顯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桑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嶺人也徙大名路天會中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懶以事赴闕以達吉補自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隍城中兵

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却之王師下青州力戰有功獲馬
百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青州戍將覲吉補以萊州兵衆
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營
拔其一營得戶四千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攻破其營降
戶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清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
獲甚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
之時覲吉補敗于恩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
破敵萬餘宋兵十萬在單父間總管宗室移刺屋選步卒
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
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略密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

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
三千餘吾里補與李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
夜賊兵數千來襲營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後從大軍攻
楚揚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
軍皇統七年益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
隆初爲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爲保大軍節度使是
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阿隴據險要攻郡邑元
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詔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
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
軍卒于軍中

蕭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攻興中遂以爲興中尹師還以恭爲質子宗望伐宋翊當領建興成川懿五州兵爲萬戶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及渡淮襲康王皆在軍中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奚人之屯濱棣間者皆隸焉改棣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爲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問禁中起居狀決杖奪一官貞元二年爲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書爲宋國生日使以母憂去官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四年遷光祿大夫復爲兵部尚書是歲經畫夏國邊界還過臨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憂恙成疾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諭恭曰汝失信牌亦猶不謹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金牌歸則無以爲辭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篤稽顙受命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奠賻贈甚厚并賜廐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旣葬汝則乘之

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從睿宗
經略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盜三千擊敗之又
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帥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數千宋兵
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
白塔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別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
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
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爲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
五十八

紇石烈胡剌晦發川噏敦河人徙西北路識契丹字爲帥
府小吏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剌

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視彼中地形
修道築城十二年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及觀劉豫治齊
狀盡得其虛實睿宗甚嘉之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廬
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剌馳奏賞以金盃重
綵五端絹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
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
入爲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
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馬累轉泗州防禦使三遷
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爲人謹愿

有志喜讀書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高八來歸婁室問高
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高八對曰耨里可
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
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陝西參謀委以
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海陵爲平章
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黨之有海陵
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爲沁南軍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
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爲參知政事以疾求解爲興
中尹入爲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

四百三十八
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祿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爲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毀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大軍至雲中遣耶律坦招撫諸部企忠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天會三年伐宋領西南諸部番漢軍兵爲猛安從破鴈門屯兵加桂州管内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聚衆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

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初下居民多爲軍士掠去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願聽其親舊贖還帥府從之未幾完實如故石州賊閻先生衆數萬至城下僚屬慮有內變請爲備企忠曰吾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守會援至合擊破之六年改靜江軍節度留後遷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沁州刺史到官歲餘卒年六十八

烏孫訛論善騎射龍襄父撒改謀克從蒙剗攻東京及廣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蕭霸哲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騎偵之逮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霸哲衆九萬且

至故蒙刮得以爲備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訛論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開州訛論以騎四百守河復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訛論濟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寧十五年沂州竇防禦叛訛論敗之獲竇防禦錄前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騎敗揚家賊五百於徐州東以功受賞不可勝計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

卒

顏蓋門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其兄羊艾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歿遂擐甲代其兄充軍睿宗定陝右以門都爲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戶攻饒風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賞銀五十兩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陝西特召門都至令齎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旣還宗弼賞以良馬銀絹事畢復遣從杲天眷初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爲名遂以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

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同率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得脫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門都牌劄令往撫定門都所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皇統初遷廣威將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爲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爲寧州刺史大定初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帥府承制以門都爲勇烈軍都總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德順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刺會宗室璋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曰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

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卒于官十九年錄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武功將軍門都性忠厚謹愬安置營壁尤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廼號令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蕙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年十六從其父胡沒速征伐初授脩武校尉爲宗弼扎也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慈州

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朮海鸞猛安涉里幹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永定軍改咸平尹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召渾坦至南京既見沈思久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矜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以爲廣寧尹窩幹反爲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敗窩幹於長瀋改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爲利涉軍節度使復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渾坦歷一十七官未嘗爲佐貳性沈厚有識雖未嘗學問

明於聽斷所至有治聲云

鄭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劉光烈兵八萬來攻建充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會斜喝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賀貴遷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爲宋守建充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齊國建累遷博州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

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建充性剛暴常畜獬犬十數奴僕有罪旣笞已復嗾犬噬之骨肉都盡雖謙遜下士於敵已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輒置之坐下或即毀裂由是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換竊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誣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無狀方奏上攝事者素與建充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紿建充曰朝省有命

柰何建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于獄中長子勲亦死焉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人後徙真定睿宗爲右副
元帥聞三合勇略選充扎也後從宗弼征伐補麴院都監
未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統元年
領漢軍千戶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除同知鄭州防禦使
事再遷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洛州防禦使上曰卿昔
事睿宗積勞苦逮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
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
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先寬簡邊庭久寧人民
獲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年世宗追錄三合舊勞

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階武功將軍

移刺溫本名阿撒遼橫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溫從大臭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初下宋遣謀人扇構百姓應者數萬人溫擒其謀者遂不敢竊發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溫從軍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請已被酒失次溫掖而出宮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壻紇石烈

志寧曰汝可効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戶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爲政疵癘水泛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漉酒中禱而酹之旣而兩霑足有群鴉啄蝗

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本名朮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戚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歷宮使本班詳穩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

我爲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主傷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憇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宗磐拔

乃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左丞相居無何入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爲書以玉山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一謚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儀同三司鄭國公子拱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海陵爲宰相傲取人譽薦大臣子以爲達官遂以拱爲禮部侍郎耶律彌勤拱

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爲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是時仲
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竊憂之曰上多猜
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京聞訃以本
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入宮果如仲恭
所相度即遣出宮夜半召拱至禁中詰問無狀海陵終疑
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待命踰年不報歸蘭子
山治猛安事是時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
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
被誅語涉怨謗海陵遣使鞫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
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復問拱但榜掠其左

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歲遙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從睿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皇統二年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朔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朶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善

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
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
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
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
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
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
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幹論赴有司松從征窩
幹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崇義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
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詎

遇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海陵后徙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光英本名阿魯補徙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青光祿大夫賜宗正方錢千萬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爲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宣武將軍賜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人願太

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後以英字與鷹隼字聲相近改鷹坊爲馴鷺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亦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縣光化軍爲通化軍云太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侍光英李中超換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率薛遵義丁憂起復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襁褓時養于宗正方家其後養于永寧宮及徙單斜也家貞元元年詔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居于東宮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

京師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鵝獲之海陵大喜命薦
原廟賜光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
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于山陵居
數日復獲麋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
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羣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英
共載而入海陵嘗言侯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
遊宴於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光英頗警悟海陵謂侍臣
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
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文小技何必
作耶至於騎射之事亦不可不習恐其懦弱也及將親征

后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泣下曰吾行歸矣後誦孝經
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
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
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海陵弑母事及伐宋光
英居守以阬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
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
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二後與海陵俱葬於大房山諸王
墓次訛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邳
州刺史三遷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
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訛

里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爲京兆尹世宗謂之曰卿爲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略陳蔡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元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

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葬
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
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
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
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
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
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卽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
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
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
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

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祇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臬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陲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列傳第二十

列傳

卷八十二

二十一



士良

列傳第二十一

金史八十三

武庫

儀司官在國錄軍國事
前書友箱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
鄭德整 脫脫奉

世宗修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

列傳

金史八十三

臣子陽

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
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
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
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
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
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
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
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
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

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為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廼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為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

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蒲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旣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

止特思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
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潘王海陵
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
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
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
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
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
令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
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
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

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
召法寶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
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
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
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
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
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
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
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祕書郎太宗將

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
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
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
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
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
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
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
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
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尚書拜參知政

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箬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旣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

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
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
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
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
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
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
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
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
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
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之

成費累鉅萬琬指曰其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爲干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鄉國之

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今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注之意也
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爲首
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
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
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
浩曰卿爲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
烈志寧等其後皆爲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
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毋拜許
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
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爲請三年

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
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
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
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梓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
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泰和
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
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
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

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闕
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
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
躡遷金紫卿所自見也當旣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
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
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
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
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
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
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

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
俄轉吏部爲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
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
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
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
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
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
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
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
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

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曰
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群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
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
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
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
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消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
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
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

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

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爲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
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
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
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
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講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示以不
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
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
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
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旣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
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荅曰

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爲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勅百官送葬贈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

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
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
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
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
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
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幹魯軍至乃
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閣門使客
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
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素爲魏王府

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黃糧及撫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瘡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蔭補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瀋州樂郊縣主簿玄

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左司郎中高衍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衍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貪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

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墾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
爲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藝詔拘
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
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
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
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
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
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
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
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

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右丞
於是戶部糶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糶之上讓曰汝
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爲
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
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
以爲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
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
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
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
幹特剌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

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竒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旣與永中甥舅陰相爲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盡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筭永中有司鞠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

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清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爲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鞠韓王亨獄于廣寧亭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孛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旣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爲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

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親戚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郕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寶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爲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殿中

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爲相薦爲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纂立以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祕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爲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

譚國公謚忠辯賻銀二千兩緜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荅爲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輓士類然頗營產業爲子孫慮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己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綦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
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
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
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
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
故贈資政大夫祈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
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
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
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

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渙忍曾不敢申一
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
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
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
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昇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
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
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
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
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
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
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
也夫

列傳第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金史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相驛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果 本名撒里喝

轉益溫敦思忠 子乙迭

溫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

果本名撒里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里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

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内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离喝總

之居無何請收劔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祝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葛喝自河中出陝西旣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葛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葛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

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
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
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
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
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
其言旣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
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
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
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
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遥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遥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覲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

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捷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

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覲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爲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

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耨盪溫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聞剌聞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刺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袞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刺殺之惟所欲者天

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
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
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朴潤色胡
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
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
陳閭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閭者相與搏搦折其信牌遼
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
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
宗翰軍封劉豫爲齊帝思忠爲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
克和尚原還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

元帥府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爲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爲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爲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爲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邵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踈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

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
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爲
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
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
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
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爲郡夫人而思忠亦自
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
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
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
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朞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

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旣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爲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

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荅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頽弊如此其糾正之初

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爲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爲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醵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

叙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釋益溫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爲詩選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卅宗卽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窩斡人心未安兀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卅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

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幹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帶輩者乎卿等爲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幹之子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

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待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灤遣耨盪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果願以所部軍追之果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閣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閣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

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畧熙秦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鈴轄率其所部木

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鈴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刼營無所得而

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走也汭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里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

要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潘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旣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卽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
與其督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
宋人躡兵後卽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
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
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爲勅葬使
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爲輟朝
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綃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
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
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
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

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
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
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
常預設於家卽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卽日
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
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

贊曰撒離喝溫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
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離喝旣
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
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

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
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敝其言此何
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
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
戰逼側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
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款以緩
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幹魯乃
進攻旣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
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

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
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
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爲同
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
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朮者因之嘯聚爲盜海陵患之即以
楨爲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
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
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
懾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
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

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
馬諷爲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
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爲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
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
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
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
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
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爲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爲
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爲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爲尚

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爲本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爲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

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
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
移迭移刺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
移送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
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
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
恐爲人圖已遂降以爲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
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
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
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爲兵部尚

書出爲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未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爲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

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耶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爲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

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
爲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
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諫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
當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
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
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爲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
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愼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
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
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

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

金史

張昇

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卷二十三

金史

金史

列傳第二十三

金史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奉

勅修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

子璿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
鄒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
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
升孰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刺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
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
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
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
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
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
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
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
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
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

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太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憲曰玘阿离合憐曰琢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

綰二千匹再賜永中脩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
榮祿大夫阿离合蕙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
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具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
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
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
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禪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
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
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
王初置王傳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
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

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
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
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
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
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
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太定間畫
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覲非望明昌
五年高陀幹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鐫
王傳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魯合薄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
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臺御史中丞孫即康鞠門并求得第

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暉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求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官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德等皆棄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

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勅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
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
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
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
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
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
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
議脩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
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
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

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
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
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
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术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
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
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
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
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識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
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

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識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刺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執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

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刺覲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刺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矣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

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
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
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
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
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
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
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
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
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
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

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央求之水
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
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
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
以無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
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
改河間尹閱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
功到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
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
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

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
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
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
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刺胡刺求永功手書與胡刺爲地胡
刺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刺此雖細微
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
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
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
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
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

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
裔失覺察答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
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母復然濟南先帝
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
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
元年進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
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燕王判中山府事明
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
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
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

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璿粘沒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爲興陵崇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璿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璿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

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
璿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
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
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
初璿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
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
是時曹王出質璿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
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諳諳練恐不能辦大
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
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旣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

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菴第
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璫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
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
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
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
必剌猛安三年進封幽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
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

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
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
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
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
學博士王彥潛爲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幽十
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
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旣而改中都路胡土靨哥蠻猛
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
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

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猛安明年進封充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叢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卽乃世封噫

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
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
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滿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
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
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異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
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
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啓金
滕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

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
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
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
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
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計聞上爲之
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
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
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
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

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刺猛安章宗即位加恩
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
之改封死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
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
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
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
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列傳第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金史八十六

開禧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司書右丞相修 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奉

勅修

李石

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里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剌

李師雄

尼厖古鈔兀

孛術魯定方

夾谷胡刺

蒲察幹論

夾谷查剌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爲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雖訛只挂州觀察使高

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爲行軍猛安睿宗爲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九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爲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

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九年以定策功爲戶部尚書無何拜叅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速在江淮寇盜蠭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爲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梁鉞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革去舊貼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翟

永固韜之梁鉢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爲御史大夫
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
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內選
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券芻粟謂宰臣曰府庫錢幣非徒
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
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
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
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
也賊濫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
旣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汚未

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効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中丞移刺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事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

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旣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

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
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
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
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
石以勲戚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
徒單子溫退答宰臣之間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
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
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
復何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
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爲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爲國根本姑宜假借石特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爲長久之術趣有司拯問自是軍民之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

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
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
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
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
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
廟廷子獻可達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
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
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
位以尤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婁室臺蒼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瓦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爲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爲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爲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

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
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爲九帥右監軍賜以銀
幣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
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爲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
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
建爲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
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九帥左都監吾扎
忽等與窩幹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
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

其世襲猛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祕刺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祕刺領戶三百遂爲謀克祕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刺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人感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爲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迭刺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爲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徙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

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推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爲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

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爲便上嘉納之次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爲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子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撒曷輦克護衛司吏王得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爲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

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爲斜魯答阿世襲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人改屬合懶路祖思列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

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爲順義軍節度使徙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顏習尼列顏蓋門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畧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當屯濟州比至山東盜已據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爲其衆所圍乃與軍士

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敗走迤邐襲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爲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爲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爲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刺

烏延查刺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刺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刺下

巨木壓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刺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爲陣查刺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怙然世宗即位查刺謁見克護衛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集查刺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刺軍賊合圍攻之查刺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曩嶺追及於陷泉賊先犯右翼查刺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僞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剌查剌回顧以簡背
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
幹平以爲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
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
節度使徙鎮邠州爲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
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爲右副點檢出
爲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
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爲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剌
貞慤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
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鴈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爲汴京馬軍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爲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爲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厖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爲大臬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李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臬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

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疋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宓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兀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

至招討司鈔元不出錢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
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
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
敏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元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
被逮將走京師鈔元爲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
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元舊功授其子和
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李术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聞
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
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爲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

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爲河南尹改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鵝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旣而定方引兵趨鵝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又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

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
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
下馬取水爲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
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刺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
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刺
爲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
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刺將之與驍騎軍皆
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
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刺領萬戶由

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察幹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幹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爲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爲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爲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軍萬戶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于縣東請師於幹論幹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是

入縣城突刺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夾古查刺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刺速國初授世襲曷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刺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爲灤州刺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爲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刺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

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爲殿前右衛將軍叡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查刺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勗嘗曰查刺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者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爆擣
淮過鈎鈇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列傳第二十四